



过有文化的班级生活

# 赏藤萝 忆先贤

有孩子的地方,就有春天。日前,南通崇川学校五(8)班的孩子们来到南通博物苑张謇故居濠南别业,开展“班本课程”之研学游历活动,观赏具有百年历史的紫藤,在迷人春色中追怀先贤伟业,感悟楷模热心公益、造福乡梓的爱国主义精神。孩子们写下了精彩的文章,今选其一以飨读者——

紫藤萝?紫藤萝?该是瀑布一样的吧?又或是一帘紫色珠帘,藏了一季的繁华与烂漫……去往南通博物苑的路上,我反复猜测。

见了本尊,果然是的。一株紫,一株白。紫色的藤萝像刚刚睡醒似的,花还没有开完,但仍是美的。花一簇一簇,上面浅浅淡淡的,青涩活泼;下面深沉浓郁、沉着稳重,好像那紫色沉淀下来了。上面那点乳白的轻盈,若不是有下面那点压着,怕是轻灵得都要飞起来了。虽还未盛开,却也泼泼洒洒,像一张张甜蜜的小帆,鼓动着,抽出一簇一簇的笑。白色的藤萝更壮观了。白得像鹅绒,像枝上挂着一轮清瘦的月。怎么会这么白呢!十五的地上霜,秋日高高的天空,也没有这样白的。满枝上,是九伏天的雪,映出满眼莹莹的光。挂下来,一簇接着一簇的,是香泉,是牛乳瀑布。在流动,在欢笑,唱着天上曲,唱出天使的翅膀,编织成纯洁的梦。紫的浪漫,白的如梦如幻。顶端交织在一起,融合在一起,紫与白相结合,就胜过了万紫千红,俨然一幅春天的画卷。这次第,怎一个美字了得!

我走上藤萝旁的台阶,拾起一朵紫色的落花。花瓣薄如蝉翼,细看时,却不像真的花瓣,而像画家的画纸上随手一洒的写意。隐隐约约,还有几缕清芳,幽幽飘进来,拂去了久积在心头的尘埃,心上立刻朗朗起来,这是嫦娥思凡的一点眼泪么?如不是,又怎会如此美妙。我想,若是把它压在枕下,它一定会芬芳我春天里所有有梦的。那是紫黛色的,如仙境一般独属于这一季的梦。

抬头看紫藤萝,它的花旁群蜂乱舞。明黄的、棕褐色的、大的、小的,在花与叶间穿梭不停,轻盈的身体满载着甜蜜。有几只已经来这里好一会儿了,从我来到这里起,就已经看见它们了。但这些蜜蜂们却仍在花下徘徊停留,踟蹰不前,久久不离开;有时又一副要走未走的样子,仿佛是不忍离去。它们眷恋地绕着花儿飞了一圈又一圈,像以前我依依不舍地站在卖仓鼠的铺子旁……这也难怪呢。这么美的藤萝,谁不爱?光我站在这儿一会儿,就醉了。



我后退几步,与张謇的塑像并肩,跟这里原来的主人共赏藤萝。看看花,看看塑像,心中油然升起几分崇敬。这位晚清大才子、伟大的爱国实业家,留下了多少让人受用不尽的产业。虽已过世,但心若在,人就在,他将会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。

“已经120年啦。”身边一位阿姨感叹道。是啊,都已经120年了。从栽下这株藤萝到现在,120年间,多少人来了又去了,紫藤萝的花多少度开了又谢了。时间一年一年过去,所有的都变了。前尘隔海,古屋不再,故人不再,主人亦不再。还在的,唯有这两株藤萝。张謇在时,它们开着;张謇去了,它们仍旧在开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从未改变。过去的一切,都在它们遒劲的枝干里,紧鼓的花苞里……

风乍起,吹动一墙藤萝,把我从思绪里拉回来。我回头看紫藤萝,一朵朵花在风中絮语,好像把从前的故事,在向谁倾诉。

紫藤萝开得一簇一簇,是过去,是现在,是永恒。

作者 王殷姿  
指导老师 吴海丽

## 感恩有您 温暖我心 有你,真好

冬夜,路灯拉长了树的斜影,想着家中你那焦急等待的容颜,我不禁加快了步伐,忍受着刺骨的寒意,冲到了家门前,注视着猫眼里透出的一丝灯光,轻轻叩响了家门。

门几乎是在叩门的那一瞬间打开的,橘色的灯光映着你的笑脸:“外面很冷吧,快来喝点热牛奶暖暖身子。”你指指桌上的热牛奶,顺手接过我手中的书包。青釉的瓷碗里,乳白的牛奶静静地卧在其中,缓缓地散发着清雾,你在雾的后面看着我“咕嘟咕嘟”一饮而尽,满心欢喜,和我笑谈这碗牛奶的“命运崎岖”,你虽轻声轻语毫不在意,但你手上多出来的那一个创口帖却贴到了我的心里。烟雾交织着,把你的话语也织了进去。

从一杯牛奶里,我看到了你对我的关心。

周五,夜里,幽幽的光下,我正奋笔疾书,埋头苦干。你趴在桌子的另一头,心痛而又温柔地注视着我飞速移动的笔尖。我写了会儿,听见一串轻轻的鼾声,它在这寂静的夜里是那么的明显又令人的心隐隐作痛,我抬起头,瞧见你闭着眼,眼睛底下的两抹乌青是那么扎眼。浅紫的嘴唇因呼吸而微微扇动着,头像

## 奶奶的手

2月1日,我乘着妈妈的车回到了老家,我已经半年没有回老家了,那儿的一草一木都使我留恋,我很想念家乡的奶奶。回了家又能和她在一起,又能吃到她做的饭了。

奶奶有一双巧手,别看她在外表上和王奶奶、陈奶奶没什么区别,可一到厨房和缝纫机上就不一样了:手握菜刀,“啪啪”几声,一个圆圆的土豆就被切成薄薄的、均匀的小片;包饺子时,奶奶动作很快,手指翻飞,一分钟不到,一个漂亮的花边饺子就完成了。各色美味的包子、烧卖、造型好看的小老鼠饺子……没有她不会的。

坐到缝纫机前,奶奶用剪子剪一剪,用针缝一缝,再在踏板上踏一踏,一块布就被改成了我的长褂。

有一次我被刀划了一下,手上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口子,奶奶连忙给我消毒。消毒时,我悄悄看了看奶奶的手。好一双苍老的手啊,饱经风霜的手上暴

小鸡啄米一样向前一啄一啄地点着。我轻轻拍了拍你那干瘦的手臂,你马上睁开了双眼。

“你先去睡吧,我马上就好了。”我轻轻地摇了摇你的胳膊,如蚊子般念叨。

“没事的!我陪你会儿。”你打了个哈欠,“我去睡了,你一个人不是怕黑吗?”你用梦呓般的声音给我回应。

从一句回应里,我看到了你对我的关爱。

那个黄昏,我蔫头蔫脑地走回了家,你见我不高兴,赶忙来问这几问那儿,我闷闷不乐地向你诉说这次考试的不理想的结果,我从书中翻出它来,交给了你,头又再次耷拉。

你的目光审视着试卷,不一会儿又神情严肃地对我说:“来,你自己说说看这道题答错的原因。”你那深邃的眼睛似乎能看透我的心灵,让我不敢有丝毫马虎,开始认真反省。随后你变换语调又开始了悉心指导。你的一字一句深深刻入我的脑中,让我瞬间茅塞顿开。

从这次教导中,我看见了你的爱是“严慈相济”。

岁月静好,微风不燥,奶奶,有你,真好。

如皋市如城实小六(7)班 章钰涵  
指导老师 蔡巧燕

出青筋蜿蜒出岁月的痕迹。皮肤不再那么紧了,松弛了。手上的疤,那是她做饭时留下的;手上的疮,是冬天在冷水中洗衣冻出来的……

奶奶不爱涂护手霜,她说:“涂了也没用,一会儿就被洗了。”

奶奶不戴手套,她说:“戴了一会儿就在洗衣时摘了。”

奶奶的手是珍贵的,没有这一双手怎会有美味可口的食物?怎会有漂亮的衣裳?或许有人会感到这双手很丑,但一双涂着护手霜、什么事都不做、细嫩的手就一定好看吗?

写完作业到楼下就闻见一股香气,奶奶已经做好了一桌的饭菜等待大家来享用。我们围在桌旁吃吃喝喝,奶奶就在一旁慈祥地看着我们。

看着奶奶,看着奶奶的手,我忽然觉得这菜更香了……

南通崇川学校五年级 翟璟雯

## 我的太奶奶

“太奶奶!太奶奶!”

没有回音。

“太——奶——奶!”在漫长的几秒钟后,一个苍老又缓慢的声音响起:“哎——”,这一“哎”可不得了,一直“哎”到她老人家走出房间为止。她那一步步的步子啊,三步才能顶上一我一步。她听觉不大好,有时候叫一声她不回应,一会儿她就皱着眉走来:“干吗不叫我又呀?”这时妈妈就给我解围:“她叫了,你没听见。”不等她老人家再开口,我又见缝插针,补上一声“太奶奶”,这时她才重现笑容,张开双臂搂搂我。

她老人家眼神儿也不大好,看电视总要搬张小板凳坐在茶几前面,贴近了电视机。《西游记》是她最钟爱的电视剧,但又因平时她不会调台,也没人一直顾得上,所以我来的那段时间是她大看特看的日子。虽然看的都是典型的“断篇记”,但她还是看得津津有味。

她老人家的牙也不大好,一口饭下肚要磨好长时间,一边吃还一边观察,不知何时又颤颤地站起来,端住其中一个盘子,就往我碗前塞,还边念叨着:“多吃点儿!”

她老人家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,那就是有趣。

譬如说吧,她把别人说好的东西都当仙丹,把别人说不好的东西都当毒药。有一次她舌头上起了个白点儿,人

家说喷西瓜霜好,她当即就去药店买了一瓶西瓜霜。喷了几天后,白点消失了,她很高兴,觉得自己用对了药。可过两天白点又出来了,而且在同样的位置上。有人说,吃苹果有用,她就去买苹果。有人说,喝酒有用,她就去买酒来喝,要不是外婆阻止,她早就把酒喝光了。她急了,带她去看医生,医生给配了维生素C,八十多块钱一盒,她老人家以为是什么仙丹灵药,天天一丝不苟地吃,转眼一瓶吃完了却不见好。她一见妈妈就抱怨:“怎么吃都不见好呢?”妈妈回她:“你当它是什么仙丹啊,你这很有可能是牙磨的,我带你去牙科诊所看看。”

她老人家有时还起点疑心。她总觉得钱放在银行卡里不安全,好像银行卡是个没盖盖儿的瓶子,一不小心便露出去了。因此每回生活费打到卡里,她总是取钱的头号儿。有一次,她取出的三千块钱不翼而飞了,她当即动员全家找钱,结果却是外婆在她的被窝里找着了。还有一次,快过年了,她照例在木箱里拿钱给我做压岁钱,可不一会儿,她却怎么说又少了一两千。算了半天,她老人家还是没能算清,觉得少了许多钱,于是她干脆把所有的钱拿出来,往口袋里一揣,说:“箱子里也不安全,不放那儿了,放自己口袋才最安全。”

真叫一个可爱!

南通崇川学校五年级 张钰晨  
指导老师 吴海丽

## 海安印象

许久不曾回海安了,过年一定要回去聚一聚。虽是自己的老家,可我还是有些不习惯那里。

就先说人吧!那里的人嗓门大、性子直,好客、豪爽。一到过年,那才叫热闹。爷爷奶奶那的小区里有一麻将馆,我去过几回,新年的那几天,天天有人往馆里跑。对于一个从城里来的小女孩儿来说,这里太吵、太挤、太热。太吵,是因为麻将馆里人多,那么多个大嗓门聚在一起,能不吵?而且由于打了麻将,兴致高了,时不时就会吼几下子。加上打完一局洗牌,麻将桌隆隆的声音和麻将相撞在一起的声音,这些都夹杂在一起,真是震耳欲聋!

从南通回海安,我爸的变化最大。在城里,他还细声细气小心奉承着我妈,一入乡,便和大伯还有邻居们约着一起打牌,那声音整个房子都能听见,还把大年初三是情人节这事儿给忘了。

我原以为可能海安人只是比较直,不想他们请客的方式更直。只听得一声吼,说:“晚上在某某酒馆聚聚!”下面立即应和:“好!好!”不像我们,请个客思来想去,请谁呢?再思来想去,在哪儿请?又思来想去,什么时候请?真是看得人心急。

在海安生活很有意思。早上四五点,

大家就醒了,忙着放爆竹烟花、烧香、做早饭。海安人大多信佛,每户人家基本有一面墙上贴着观世音、弥勒佛的圣像,圣像前插着香,摆着各类贡品。有一次,我还差点被香熏出了眼泪呢!一大早醒来,耳边充斥着爆竹的“噼啪”声、小鸟的“啾啾”声以及乡亲们的“哇啦哇啦”声。我换好衣服,洗漱洗漱,便下楼吃早饭。这时,爷爷坐到我对面,他说:“我来当地那边梦,夏天四点梦。”什么意思?哦!我懂了!是不是说:“你早上六点半起,下午四点半起?”爷爷摇摇头。不对?那是什么?爷爷又重复一遍,我还是猜不到,一旁的爸爸便说:“是冬天六点半起,夏天四点半起!”你可看到了,对于海安方言,我一窍不通。

正吃着,奶奶端来一碗早餐,里面有馒头、糕,还有一个似馍不是馍的东西。扁扁的、大大的、白白的,奶奶看透了我的心思,用带着海安口音的普通话说:“米饼。”米饼,一定很好吃!确实,咬上去糯糯的,不过并不粘,一个下去,基本上就饱了。

海安的下午很安静,早春,温暖的空气中飘着油菜花香,让人心旷神怡。有个词“入乡随俗”,可我却久久不能适应海安独特的生活习惯。或许我只适合已经住惯了的那个城市吧!

南通崇川学校五年级 王晨瑶